

外蒙與抗日戰爭

馮思聰編



• 新生出版社刊 •

外蒙與抗日戰爭

〔全一冊〕

每冊一角五分

編著者 馮 思 聰

出版者 新生出版社

經售處 大 公 書 局

香港皇后大道

北 新 書 局

廣州永漢北路

光 明 書 局

漢口交通路

中華民國廿七年二月廿八日出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小序

前些時候，國內各報曾用挺大的字，喧傳過外蒙出兵，參加全民族的對日抗戰了，一種興奮和震顫，曾在我全國人民的身心上同時地流貫起來；這情形，正好像一個年老的父親，看見了白己的浪子飄流了很多時以後，一旦回到故鄉來的時候一樣地使人興奮，一樣地使人震顫。

然而隔了不多時，我們突然聽到很使一般國民掃興的事，說是外蒙出兵佔領百靈廟之說，純屬無稽；因此引起了中蘇兩國當局的正式否認，證實了外蒙並未出兵助戰。

於是，疑雲重重地壓在我全國民衆的心頭：

- 一、外蒙到底出兵不出兵？
- 二、如果出兵的話，將在怎樣的條件之下實現？
- 三、外蒙出兵對於中國抗戰的意義，影響以及前途，又如何？

讀者倘要理解這些問題，我以為非從本質上來考察外蒙的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實情不可，尤其非從國際的關係上來考察它對中蘇日『滿』的交互和對立狀態不可。

由於各方面參照研究的結果，這本書才編訂了下來。結論是外蒙出兵助戰問題，只是時間的遲早問題，戰與不戰是並不成問題的。歸根結蒂，倒要看我們自己對於抗日是否堅決，對於外蒙和蘇聯的關係是否親密。如此，則合作抗日，就不是遙遠的事情了。

近日讀了毛澤東先生對美聯社記者關於外蒙出兵問題的一段談話，更使我自信我的結論的相當正確。現在錄其談話如下，以資參證：

『（記者問）君意以為外蒙應否參加抗戰陣線？外間人士對於外蒙之迄未出兵，頗多疑問，君意以為如何？』

（毛氏答）余意外蒙應於民族之立場上，參加吾人之抗戰陣線。余深信外蒙遲早必將加入戰局。蓋外蒙早有抵抗日本侵略之決心也。過去中國對於外蒙未能以好意相待，外蒙人民以其自己之意旨及力量，建立其自己之民主共和國，挽救其民族之危亡。外蒙曾確切表示與中國聯

合，而爲中國一部之意思，今中國欲求外蒙出面參加抗日戰爭，則必首先與之建立平等之關係，然後於適當之時期中請其合作。外蒙自滿洲里以至包頭數千英里之間，無處不與日軍陣地遙遙相對，日軍在此一陣線所配置之重兵，實較在中國之日本兵力爲尤強。由此觀之，中國與外蒙聯合抗日，實爲環境所使然者也。」

想到各方面關心這一問題的人一定很多，我就決定把這本不成樣子的書公開出來，算是一種低微的戰時禮物。

編者一九三八年二月

目次

第一章	外蒙不再是草原和沙漠的外蒙了	一
一	久別重逢的故人——我們的外蒙	一
二	不再是塞外的沙漠生活了	二
三	開發了而且解放了的外蒙	五
第二章	匿名的蒙古	七
一	四分五裂的蒙古	七
二	內外蒙古與中國本部	八
第三章	好夢難成的日本對蒙政策	二
一	『滿洲國』與蒙古	二

二 不是傀儡政府……………一三

三 蒙古的最後一角……………一四

第四章 外蒙與蘇聯的友好關係……………一七

一 謎樣的外蒙……………一七

二 俄蒙條約時代的追跡……………一八

三 蘇蒙互助公約時代……………一九

第五章 外蒙與中國的血緣關係……………二三

一 外蒙背叛了中國嗎？……………二三

二 外蒙與中國民族的解放……………二四

三 外蒙出兵與中國抗戰……………二五

第六章 反帝反封建的急先鋒……………二六

一 外蒙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二六

二 現代化的外蒙……………二七

第七章 外蒙五年計劃的實施……………三〇

一 外蒙的政治……………三〇

二 新教育的設施……………三一

三 他們也有五年經濟計劃……………三一

四 軍事工作和設備……………三二

第八章 外蒙軍的戰鬥力……………三七

一 從一般的軍事建設說到空軍……………三七

二 騎兵的戰鬥力……………三九

三 民族的優點……………四二

四 整軍經武的任務……………四三

第九章 外蒙軍——抗戰前線的有力的一環……………四四

一 外蒙軍與華北軍隊聯合抗日的必然性……………四

二 我們對外蒙的期望……………四

三 外蒙軍到底是出動了嗎？……………四

第十章 蘇蒙日「滿」的對峙與中國……………四

一 蒙「滿」邊境問題……………四

二 蘇聯的立場和態度……………五

三 外蒙問題的將來……………五

第十一章 從蘇蒙聯合戰線走向中蘇聯合戰線……………五

一 中國·外蒙·蘇聯——三角關係……………五

二 我們幾時才簽訂中蘇互助協定……………五

三 中國·外蒙·蘇聯——聯合抗日……………六

四 粉碎日寇侵略中國和進攻蘇聯的迷夢！……………六

第一章 外蒙不再是草原和沙漠的外蒙了

一 久別重逢的故人——我們的外蒙

外蒙，在很久以前，就成爲跟我們中國遠隔了的國土，因此引起了種種不必要的誤解。有些人以爲是外蒙是存在着獨立的政權，與中國已經不發生任何的關聯；有些人甚至曲解它是蘇聯的傀儡。更有些人，以爲外蒙只是草原和沙漠，無足重禱，因而認爲獨立也好，不獨立也好，反正都是一樣的，對於中國沒有什麼幫助。

到了今日，在全民族抗日的戰線上，據一般的傳說，外蒙已經準備參加作戰了。這真好像是久別重逢了的故人一樣。

當此緊急關頭，我們實有明顯瞭解外蒙的必要。關於第一項和第二項的誤解和曲解，我們

暫時保留到本書以後的篇幅裏面去討論，現在不妨先來估一估外蒙的價值和力量。

二 不再是塞外的沙漠生活了

外蒙——和內蒙一樣——一經提起，我們的腦海中便會浮漾起一個廣大無垠的沙漠來。

蒙古人克拉圖在他的著作蒙古的沙漠生活中說：

沙漠是淒涼的，於是在一般國人的腦海中，蒙古便是一塊淒涼無用的地方。其實，蒙古亦並不全部都被沙漠所遮蔽，有一部份地方却是草木茂盛，像江南那裏美麗的野景，即使那大戈壁沙漠裏，有幾處也有樹木、河水，是牧畜的天然區域。因為國人不知開拓，以致蒙古仍舊有荒涼的地帶。

蒙古自古稱爲塞外，總面積有二十三萬方里，全部都在寒帶的圈內，冬季的天氣是冷得使你不曾相信的，大抵在零以下四十餘度，而這裏的土人，是很慣習了這種寒天的，在紛紛的大雪之下，土人和駱駝都可以隨路睡覺，雪花披滿了他們底身體，但他們沒覺得什麼，這種耐苦的精

神，實在使我們感得慚愧。冬天的季節極長，在一年中佔有八個月之多，其餘春季爲一月，秋季亦爲一月，夏季則爲二月，夏季的炎熱大概在百度以上，天氣變遷之速，實在令人驚訝。

無論那一個季節，都括着沙漠風，這沙漠風和其他地帶的風不同，牠挾着飛沙，猛烈地吹來，有時會把蒙古包都吹倒了。當括沙漠風的時候，滿天都是黃沙，不但永遠看不到蔚藍的天角，就是相隔一丈的人畜也看不見，人好像在倫敦的迷霧中般的渺茫。

至於政治組織，自從清初制定盟旗制度以後，大體上迄未改變。蒙古的旗等於中國本部的縣，爲行政上的單位，由若干旗集合而成盟，旗有旗長，盟有盟長，本來都是世襲的，近來旗長亦漸由選舉方法產生了。盟長大抵爲札薩克人。外蒙分「蔡稱汗」，「圖謝圖汗」，「僧諾銀汗」，「恰塞圖汗」，「喜盆乃」等等，內蒙則亦由盟構成，即「哲里木」，「卓索圖」，「照烏達」，（以上三盟現已叛歸偽滿）「錫林郭勒」，「伊克昭」，「烏蘭察布」諸盟。

除了政治勢力能支配蒙古外，喇嘛教的支配力量也不少。蒙人本來對於宗教信仰的濃厚，出人意料。有人說畜牧民族是宗教信仰最爲頑固的民族，這倒不無理由的，普通每家總有一個

兒子做喇嘛僧。

宗教確是精神上約束人們的枷鎖，蒙人本性是好戰的，不論男女都會騎馬射箭，但自從清代利用喇嘛教侵入去以後，在精神的枷鎖下，變成爲溫和的人民了。但在現在的外蒙，宗教是已經褪色了。

蒙古的產業以牧畜狩獵爲主，你在廣泛的沙地上，可以看見成羣的馬牛，而駱駝亦爲該地的特產。那裏女子，並不像現代都市裏的女子那麼守在家裏，他們也能生產，男子牧畜牛馬駱駝，女子牧養山羊，但奇怪得很，在生產上，男女均同等，而在婚姻關係上，則絕然相反，蒙古盛行一夫多妻制，富人常以多妻爲榮譽，只有貧人才是只要一個妻子。但在外蒙，婚姻制度也逐漸合理化了。

除了畜牧狩獵外，農業生產狀態和中國差不多完全相同，想來是由這裏傳播過去的。住宅亦與漢人無異。不過蒙古大部份的住所爲蒙古包。所謂蒙古包是怎樣的呢？普通比亭子間還要小，先用竹竿構成一個輪廓，外邊以帆布包起來，包成泥墩的形狀。這種帆布和此地的不同，粗

糙而很厚，不容易漏水，蒙古包的建造很容易，同時拆卸也便利，所以不時可以搬家，以遊牧爲生的蒙人，是不能不逐水草而居的。蒙古包雖這樣小，但一家老小，都住在這裏邊，沒有被褥，睡覺時便用獸皮蓋在身上。那裏沒有旅館，去經商而旅行的漢人，便住在他們的蒙古包裏，男女雜處，並不會有曖昧的事情的。

注重貞操爲父權社會的一大特徵，蒙古人的婚姻也完全用買賣的方式來舉行的。與中國內地的舊式婚姻有許多相同的地方。結婚納采，常以牲口爲聘禮，因爲牲口爲遊牧民族的唯一財產。

至於文化，向和中世紀的歐洲一樣，大半爲宗教者所控制。但外蒙在十餘年來，漸漸地改變過來了。政府每年總提出數百萬元作爲教育經費，全境有小學，有庫倫中學，有國民大學等等。通常授蒙俄二種文字，且擅作拉丁化文字，文化水準，因此日見提高。

三 開發了而且解放了的外蒙

蒙古，這括着沙漠風的地帶，是我們中國的地方，我們可以把它開發，也可以把它改進的。

而且事實上，外蒙的現狀已經跟內蒙不同，它已經發展到較高級的政治和文化水準。蘇聯

外交委員李維諾夫(Litvinov)說外蒙是『已經得到解放了的民族，』實在是並非虛語。甚至

日本間諜布利秋在去年潛入外蒙，歸國後，寫了他對於外蒙的印象，裏面說：

『回顧外蒙所見，顯然的，草原的外蒙是已經向近代文化邁進了。』

第二章 匿名的蒙古

一 四分五裂的蒙古

蒙古，那是誰都知道它是有着一大片土地的：在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地位，以及漢族在蒙古利益的重要，我們可以毫無疑問的看出來，在世界上，除開印度外，從國際的觀點上看，可以說沒有一個國家比它更重要的了。雖然它有着這樣的重要在歷史上，它也曾有過金戈鐵馬的「蒙古時代」，但現在它已『匿名』起來，成爲所謂蒙古僅僅是地理上的名詞吧了。

這個區域，面積比歐西並不多，差不多完全是游牧地和沙漠。它在亞細亞的地位，爲一大的高原，在長城以北，新疆以東，遼寧、黑龍江兩省以西，俄屬西伯利亞以南。它是有着綿延萬里的地域，天賦無窮的寶庫，和沒有統計的被國家遺忘了的民族。論地理，因戈壁、大沙漠橫亘中央，

分爲內外二部：即漠北爲外蒙，漠南爲內蒙。民國以來，因漢蒙雜居的範圍漸漸廣大，政府依照行省例，將內蒙改設爲熱河、察哈爾、綏遠，並將西套蒙古一部分割歸甯夏。但是，日本爲了便於侵略起見，不僅將東北分爲南滿與北滿，並且將內蒙分爲東蒙和西蒙。

從政治上來說，現在蒙古居住的區域可分爲三大部：一部份蒙古人是心向着莫斯科，並且接受他們領導，這就是外蒙另一部份，已經在日『滿』的支配下，即所謂東蒙（內蒙東西盟，熱察境地）；還有一部份，仍舊歸戴中國，那就是西蒙（內蒙西二盟，綏遠境地）。像這種情形，在其他國家的人看來，是非常奇怪而有趣，然而在我們看來，已成爲『勢所必至』的了。

二 內外蒙古與中國本部

從地理形勢上看，蒙古爲中國西北的屏藩，國防重地；假如蒙古發生事變時，立刻可以影響到中國的西北部，歷史的現象都是如此的。所以說，蒙古同中國的關係，有如唇齒一樣：蒙古亡，中國必趨於滅亡；蒙古存，中國西北部可以相安無事。這是一個國防上絕好的屏障，它已捍衛中國

多少年了，它真是中國的老鄰居。

至於蒙古同中國本部的近代關係，是沿着以下兩重歷史路線導來的：第一，是滿人的征服中國本部；第二，是滿人的主宰蒙古。滿洲與蒙古東部的聯盟，就是滿人征服中國本部的一個重要序幕。滿人征服中國本部的時候，對於蒙古事件是以參與者自居的。在內蒙與外蒙之間，由於地理上和民族史上根本因素，常常存着一道鴻溝，但他們最近的分裂，則我們可以從歷史上找出它的線索。第一次的滿蒙聯盟，在內蒙前線上建立了一種力量，保護滿人對於中國本部的征服；至於利用內蒙當作滿人勢力伸入外蒙的支柱，還是以後的事。

隨着滿清的淪亡，中國本部與蒙古的重要聯繫亦告中斷，外蒙的蒙古人，立刻從事建設他們自己的國家。自從一九一一年以後，中間除了一九一九年至二〇年短時期以外，外蒙實際上脫離中國本部而獨立。在這個時候，內蒙與外蒙的民族破裂，更加明顯。而革命運動的爆發，內蒙較外蒙爲早，但以後內蒙的革命運動沒有進步，許多革命領袖也就退入了外蒙。

一九一一年滿清政府被顛覆以後，中國本部不斷地爆發着革命運動，內蒙也有幾次想獨

立及與外蒙聯合的期願。可是，因了許多關係，結果都歸失敗。一部份原因，由於內蒙的貴族，唯恐獨立後他們自己將被外蒙的貴族所統治；一部份原因，則由於他們在經濟上對於中國本部的倚賴性。中國本部對內蒙的移民與建立行省，嘗使蒙古人恐怖其自己地位的低落，貴族王公們幾次拚命的反抗，後來因為王公們自覺到中國本部并未損傷他們的地位，所以他們就未公開的脫離中國。

第三章 好夢難成的日本對蒙政策

一 『滿洲國』與蒙古國

內蒙的蒙古人，抵禦中國本部一切努力失敗以後，日本就乘隙替『滿洲國』計劃了一種『滿洲國』的蒙古政策。依據日本的見地，『滿洲國』的蒙古政策，不僅可以支持蒙古人抵抗中國本部，且可伸張其勢力於西伯利亞。這個偽滿的蒙古政策，其真諦何在？那就是日本大陸政策第二階段的開始。

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發動領土攻擊戰，取得滿洲以後，有許多人以為日本大陸政策有了止境。至少日本是不會以奪取滿洲的手段，來奪取蒙古。可是，日本參謀本部則認為這些手段之運用，是有必然的階段和步驟的。

熱河事變的發生，表明日本奪取蒙古的計劃已經開始。關於這一點，日本參謀本部授命於關東軍的計劃，大概如下：

(1) 將東蒙（熱河境地）的政治形態改變，將舊有的政治組織粉碎，置於偽滿體系之內。

(2) 再扶取西蒙親日及親滿當局，組織自治政府，形成半獨立的局面。

(3) 然後將東蒙和西蒙鎔成一體，實現「大元共和國」的計劃。

(4) 以「大元共和國」的力量，打擊外蒙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并奪外蒙的統治。使「蒙古合一」。

關於第一項，日本自取得熱河以後，即將東蒙王公制度及盟旗組織完全粉碎，并將東蒙及滿洲境內各蒙旗，完全直接統治於「興安總署」（現改爲「蒙政部」部長齊默特巴木丕勒）之下，好像一個小型的「蒙古國」。在「興安總署」之下，又建立東、南、西、北四省，熱河蒙旗（哲里木盟、卓索圖盟、昭烏達盟）則爲「興安西分省」，這樣輕輕地便把東蒙分裂了。關於第二

項，日本曾誘引察哈爾省錫林格勒盟副盟長德穆楚克棟魯普（簡稱德王）結合西蒙王公，宣佈內蒙自治，脫離中央統治，加入偽滿體系，計劃建立蒙古人的國家。這件事，因為中國政府應付周密，在不脫離中央系統原則之下允許自治，將它和緩了下去，其實，這時候因為關東軍要改變『滿洲國』的政治機構，對於蒙古所抱負的計劃也要同時改變。

二 不是傀儡政府

日本在緊急的場合下，將『對滿國策』加以改變；接着華北問題逐漸嚴重，暫時也和緩了內蒙的情勢。另一方面，日本在反蘇口號之下奪取華北，也不得不在北滿高揭『準備武裝對抗蘇聯』的旗幟。可是，蘇聯并未因這刺激而發動戰爭，反而對日本予以最大的讓步（如中東鐵路之出賣）。

這時候，日本的見地是：蘇聯放棄了中東路以後，其遠東國際政策方向，將集中於外蒙與新疆，這是一種反日反滿的作用。因為『蘇蒙為外蒙武裝』便是『滿洲國』前途最大的威脅。

——因而，日本反蘇的重心，決計移轉在打擊外蒙的手段上。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哈爾哈廟事件的發生，接着日滿與外蒙有着許多的糾紛和衝突，可是，日本對外蒙的企圖，終未實現，這證明外蒙決非尋常所謂的傀儡政府，容易被人推翻，尤其是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蘇蒙協定的成立，外蒙的獨立是非常安定。這時候，日本關東軍對外蒙的優越感，又非往昔那樣堅決，無形地退縮了幾步。結果關東軍司令南次郎解職而由植田謙吉繼任。

三 蒙古的最後一角

植田對於以蒙古問題爲大陸政策之重點的見地，主張首先完成內蒙的佔有，堅實華北的控制，甚至打通晉陝門戶，這與日本華北駐屯軍的對華見地不謀而合。

自前年秋天起，內蒙局面的混沌（如百靈廟蒙政會的分裂）所謂察東問題、察北問題、綏東問題、綏北問題，都是日本『蒙古政策』轉換以後的開始。百靈廟蒙政會的支持者德王，他便是日本在內蒙推進這個運動的代表人。

自從一九三五年底百靈廟蒙政會瓦解，一九三二年春綏境蒙政會建立以來，內蒙已顯明地劃分着兩條鴻溝。西蒙王公支持下的綏境蒙政會，他們與綏遠省當局傳作義氏非常融洽，仍舊歸戴中國，保持着蒙古的最後一角。而德王則在日本奧援之下，在嘉卜寺（察哈爾德化縣）建立所謂『蒙古防共自治軍政府』，他們反對蘇聯和外蒙，也反對中國和西蒙，唯有對於日本同『滿洲國』的關係是非常和好。現在德王所領導下的蒙古軍，他們作了開闢『蒙古新境地』的前衛，並且他們要把『自治防共』潤澤到每一個蒙古盟旗，及每一個蒙古人。『自治防共』這四個字，是多麼好聽的名詞！冀東二十二縣的生命，已經被這四個字斷送，現在又來吞蝕了內蒙古的半壁河山！什麼樣好聽的名義都可以被人利用，無怪老子要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了！

察哈爾的蒙旗，都屬於嘉卜寺『蒙古軍政府』的勢力範圍下，與『滿洲國』的蒙政部聯成一氣，爲日本的大陸政策開闢疆土。一九三六年冬，綏遠戰爭的發生，便是偽蒙古軍政府欲進攻綏境蒙政會以打擊中國的一種表現。在日本眼中看來，西蒙存在一日，『蒙古國』的計劃終

不能實現，所以它要指援德王等輩，攫取得西蒙，包圍外蒙。

然而，日本所抱負的『蒙古政策』現在，正是遭到了強烈的抵抗和反擊的時候了。

第四章 外蒙與蘇聯的友好關係

一 謎樣的外蒙

在最近，中國抗日戰爭的緊急時期，一般人都把視線集中於外蒙，是極其必然的。可是有的人希望中蘇兩國當局，馬上很乾脆地把外蒙問題解決下來，以便進行更進一步的合作。有的人鑑於日偽軍積極對外蒙挑釁，甚而進擾到內蒙和華北，華南來了，希望外蒙出兵，參加抗日戰爭。有的人又認為外蒙根本背叛了祖國，對於外蒙表示痛恨，懷疑，乃至失望……關於這些現象，不問一般人的動機和立場怎樣，總是表示着外蒙問題，已經很迫切的需要解決了。

謎一樣的外蒙問題，怎麼去解決呢？

我們以為，外蒙問題，沒有什麼神秘，只須從外蒙的本身以及中蘇兩國對外蒙的關係來說

明，即可以得到解決的路線。

二 俄蒙條約時代的追跡

蘇聯對於外蒙的基本態度，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的時候，就根據反對帝俄侵略主義的宗旨，發表『一切民族自決』的宣言。這個宣言，實用於外蒙的情形，跟蘇聯對待全世界一切弱小民族是一樣的。

也許有人懷疑，說蘇聯在一九三六年三月，擅自與外蒙訂立互助公約，那豈不是蘇聯也承襲帝俄政策，侵略外蒙，損毀了中國的宗主權嗎？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不必用空口來討論，只須把帝俄對外蒙的條約與現在的蘇蒙互助公約比較一下，就明白了。

帝俄在沙皇統治下面，曾經屢次慫恿外蒙獨立，企圖轉變外蒙爲它的殖民地，在一九〇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沙皇派參贊官廓索維慈與庫倫的呼佛王公，訂立俄蒙條約，其中主要的內容

是：

(一)俄國政府，扶助蒙古保持現已成立之自治秩序，不准中國兵隊入蒙古邊境。

(二)蒙古政府，准俄國人民及俄國商務，照舊在蒙古領土內，享用此約所附專條內開各權利，及特種權利。

(三)蒙古政府，如須與他國訂立新約，不經俄國允許，不得違背此協約之規定。

三 蘇蒙互助公約時代

這樣說來，俄帝國主義與外蒙的活佛王公所訂的這個條約，是一種毫無折扣的侵略契約，但是，現在試把一九三六年三月成立的蘇蒙互助公約的主要內容，來比較看看，兩者就是黑白分明的一個對照了。蘇蒙互助公約中，主要的，有這樣幾條：

(一)蘇聯或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如受第三國家或政府之攻擊威脅，則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應立即共同考慮發生情形，並採用防衛及保全兩國領土所必需之各種方法。

(二)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在締約國之一國受軍事攻擊時，相互予以各種援助，包括軍事在內。

(三)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締約國中一國軍隊，根據互助公約，為完成第一條或第二條之義務起見，屯駐另一締約國內，至無此必要時，應立即退出，有如一九二五年蘇聯軍隊之退出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此乃不言自明。

很顯然的，蘇聯跟外蒙的外交關係，跟對法國、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等國，是沒有什麼差別的，同是爲了共同抵抗侵略者。如果要把这个關係，從國際上講起來，還是爲了保障世界和平，可說是和國際聯盟所有原則，恰相符合的。不過，有人說：『蘇聯擅自與外蒙訂立條約，是損害了外蒙對中國的宗主權。』關於這個主張，在蘇聯方面，認爲根本不成問題。因爲，早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蘇協定的第五條中規定過：『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爲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份，並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而且，第四條中更規定：『兩締約國政府聲明，嗣後無論何方政府，不訂立有損害對方締約國主權及利益之條約及協定。』該協定簽訂後，中蘇國交，即行恢

復。以後在國民革命時期，中國與蘇聯的關係，在這樣的精神之下，也異常之好。雖然後來中蘇有數年間停止往還，但蘇聯對外蒙的關係，一直沒有什麼傾向於侵略性的變化。這種現象，不是表面上的說明，可以弄清楚的。惟有從蘇聯援助弱小民族解放，及外蒙自身努力完成民族解放的事實，才可以解說明白；也惟有從中國民族解放的立場上，才可以理解其中的關係。

第五章 外蒙與中國的血緣關係

一 外蒙背叛了中國嗎？

關於中國對外蒙的關係，大體可以分爲兩個主張：第一種，是因襲着滿清專制帝王的封建傳統思想，始終把外蒙看做『藩屬』。這種主張，根本認爲『外蒙背叛了中國』。

外蒙於民國元年在俄國援助之下，宣佈獨立，到民國四年，訂立中俄協定時，乃規定外蒙自治，而宗主權依然歸還中國，自俄國發生社會革命後，因俄國忙於內戰及抵抗歐洲帝國主義的包圍，日本帝國主義乃乘機侵入，驅使白俄攻取庫倫，於是外蒙又脫離中國而宣佈獨立。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七日，北洋政府的徐世昌總統，因蘇聯宣佈『放棄帝俄在外蒙的特權』後，經活佛王公的接洽，承認外蒙『歸政中國』。徐氏當時即派徐樹錚爲西北籌邊使，督辦外蒙

的政務。這種事情，本來應該對外蒙有利益的。但是，徐樹錚帶起大兵，專心在直隸省京畿地方，爭權奪利。僅只派了一部分軍隊到外蒙去，除了向蒙古人民作威作福之外，連活佛王公也承受不起督辦給予的德政和恩惠。到一九二一年，外蒙受白俄謝米諾夫的反革命軍隊的壓迫，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之下，把外蒙弄得混亂不堪了。於是，中國的長官和軍隊，就潰散回來了。

外蒙革命青年組織革命軍後，藉蘇俄紅軍的幫助，始將白黨驅逐，同時，將勾結白俄及日本的外蒙王公勢力一併消滅。到一九二五年，內部一切反動勢力肅清後，即成立外蒙革命政府，與蘇聯建立友好關係，同時，規定宗主權仍屬中國，這在一九二四年的中蘇北京條約中已有明文規定。此後，北洋軍閥所傳留下來的對於外蒙的觀念，總是認為失掉了『納貢抽稅』的地盤，是抱恨的事情。一直到了今天，許多富於封建專制帝王思想的人，還是憑着這種觀念，在看外蒙問題。但是，這種觀念，已經而且必然是自取煩惱的，簡直是時代落伍的思想。所以，一切具有這種觀念的人們，無論是怎樣愛國、愛民族，乃至具有何等『高尚』的心理，始終沒有實際的辦法，把外蒙『收復轉來』。

二 外蒙與中國民族的解放

第二種對於外蒙的主張，跟第一種是完全站在反對地位的。這種主張，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所指示的：對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對內，『扶植各弱小民族，『獨立』』『解放』。在這個主張之下，國民革命曾經順利的展開，目前救亡運動，更因之廣大的發展到一切弱小民族的身上，造成中國民族解放最有利的條件。這種主張，對於外蒙問題，沒有空想的毛病，更沒有反動的封建帝王思想的惡劣意味。它既不空想把外蒙強迫變成『藩屬』，又不妄想外蒙『繳納年貢』，只是無條件地，希望外蒙從封建的，專制的，及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

根據這個宗旨，孫中山先生的偉大遺教，國民政府在最近與蘇聯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已經成功了。同樣的，根據這個宗旨，對於外蒙的關係問題，當然就只有開明的，合乎進化法則的辦法，來解決一切了。

三 外蒙出兵與中國抗戰

不過，這種偉大遺教的運用，決不是一句空話，或斷章取義，即可以成功的；必須在中國全面抗敵戰爭中，在神聖的反侵略者的澈底運動中，才可以逐步的實行起來。許多人在最近熱誠地希望外蒙站在中國的立場上，出兵打擊日偽軍政勢力。我們以爲：這並不是幻想，而是一個可能的事情。但這種可能性，必須中國政府與民衆，用堅決持久的抗日戰爭，才可以促其實現的。

第六章 反帝反封建的急先鋒

一 外蒙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在前面我們已說明中蘇兩國，站在民族解放的立場和反侵略者的立場上，對於外蒙的問題，是採用同一的政治路線的。要順利地解決外蒙問題，只有從堅決展開廣泛的抗日戰爭中，才可以獲得正面的解決。

現在，剩下來的問題，是外蒙自身，是否會在蘇聯與中國之間找着妥當的或同一的關係？換句話說，就是，要外蒙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乃至軍事的情形，來說明它是否與侵略者不妥協，而站在我們民族解放的戰線上來？關於這點，事實已經有堅實肯定的答覆了。

有人曾經傳說外蒙『已經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其實，這是靠不住的話。一九三四年外蒙

國務總理恩托宛氏，在第七次國民大會中指出這是「左翼政策的謬誤，是空想外蒙入於社會主義的發展的階段，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他說：「現在外蒙還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乃是在非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因建設逐漸進行的基礎，而成爲新型的民族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反封建的第二階級的民主主義共和國。」

二 現代化的外蒙

事實上，外蒙的社會、經濟、文化及軍事的情形，在現在這一階段，確是正在完成民主共和國的任務。現在，一切封建和帝國主義的勢力，已經由民族自決的民主勢力所代替了。

牧畜業是外蒙經濟上最重要的普遍的經濟部門。在一九二四年革命以前，封建貴族及喇嘛佔有全外蒙的家畜數的大半。到一九三五年以後，王公貴族所霸佔的牧畜業，幾乎絕跡，喇嘛的家畜，連佔全部的百分之一都不夠了。而且，整個外蒙的家畜數，在一九二四年爲一三・七七六・一一九頭；一九三五年增加到二二・三七四・八〇〇頭。平民每一個平均的經營單位的

家畜，在一九一八年爲六十頭；一九三五年增加到一一五頭。這可以說是財富大約增加了一倍。這種飛速的進步，主要的是掃除了封建的剝削，經共和政府提倡改革經濟的結果。

一九二四年喇嘛寺院佔有四千海克脫（一海克脫，約合華畝一七·五）的農耕地面；一九二九年減爲七十海克脫。一九三六年以來，國立農場及集體農場，已經普遍於各地。機械化的農具，也日益增加。政府還要貸結農民以農具和種子。人民取地耕種。三年免征糧稅。

工業，在一九二四年以前，在外蒙是不知道這件事情的。但自革命以來，新建設的，有機械、木材、製革、酒精、煤礦、汽車、製鞋、麵粉、煉瓦及印刷等工廠。資本總額，在一九二七年初爲三一八·〇〇〇蒙圓（約合華幣七分之四）；一九三四年增加到一五·八〇五·〇〇〇蒙圓，勞動時間，現在已完全實行八小時制，比較舊蒙古時代，每日十七八小時的奴隸勞動，真是天上地下的對照。

外蒙商業，在一九二四年僅有四·一四六·〇〇〇蒙圓的經營；到一九三四年已經增加了十幾倍。在同時期內，金融力量增大了十二倍以上。交通也在十幾年之內，從原始的而進步到

現代的汽車、鐵道、電話、電報、航空的設備。

這些嶄新的發展，證明了外蒙的社會關係，已經擺脫了封建的和帝國主義的束縛，這種分析並非吹牛。

至於文化教育方面，自採用拉丁化文字，實施普及教育以來，外蒙青年已經沒有不識字的了，庫倫根本找不着文盲。一般的報紙雜誌、演講會、電影、劇場、體育館、俱樂部以及公共衛生設備等，在舊蒙古所沒有的文化教育建設，在革命後誕生的新蒙古，却已見慣不驚了。

外蒙軍隊的技術，已經完全是現代化的。而且他們的政治水準特別高於一般民衆。常備軍雖只有十幾萬人；但因民衆的軍事政治訓練，與對於軍隊的合作，很有教養，所以一旦出兵抗戰，八九十萬外蒙的人民，是一定會起來，執行全民抗戰的任務的。

從上面的一切事實看來，外蒙的確是新型的，勝利着的，反帝和反封建的先鋒。這一本質上的說明，可以保證，只要中國與蘇聯聯合起來，抵抗侵略者，為保衛國家領土主權，為世界和平與正義，為民族解放，而抗戰到底，外蒙畢竟要屬於我們的！

第七章 外蒙五年計劃的實施

一 外蒙的政治

爲要深入地瞭解外蒙現狀起見，現在且根據日本布利秋的記錄，把它的政治、文化和經濟等等，研究一下：

外蒙共和國的憲法採取了與蘇維埃制度完全相同的組織。以前完全不知道組織的外蒙人，也設立了牧羊業、農業和工場等組合而受青年聯盟的指導，現在支配外蒙的蒙古共產黨員約有二萬人，青年聯盟的會員約有一萬人。

政權的運用採取國有統一主義，無論土地、羊、寺院、工場、鑛山和貿易都在政府統制之下。政教分離。男和女，各民族，各宗教間一切平等，廢止王公貴族稱號，剝奪喇嘛的特權。

政治的體系是這樣：十八歲以上的男女都有選舉權，被選後，任期一年的議員，每年開國民會議一次，會期一月，議員額數一百數十名，會中推舉五名爲代表委員，成爲執行機關，詮衡各部的部長。這些議員以各地民衆和軍隊選出的爲最多，大都是共產黨員。國民會議議長和國務總理共同形成行政爲最高機關。自一九三〇至三三年，制度會一再改革。

地方行政由中央任命的長官負責。參與行政的人員由受長官指命的地方有力者，大半是在布利雅特和莫斯科受過教育的人。

二 新教育的設施

一九三四年以來，發動撲滅文盲運動，整理學校。一九二六年制定小學令，一九三三年又經改革整理，學校用品全部由政府支給，男女同學，實施共產主義教育。

現在有小學六十五個，學生約四千人，教師約一百四十人；中學五個，學生約六百五十人，修業期限爲三年；有庫倫大學一所，學生約二百名，也是修業三年，該大學中成績優秀的學生都派

遭到莫斯科赤色大學去留學。

大中學都是舊日官衙所改建，地方的小學校則多半在部落中張起帳篷來作爲校舍。女教員比男教員還多。

三 他們也有五年經濟計劃

外蒙五年計劃中最重要的部門是交通機關，第一條計劃的鐵路是從外貝加爾彼得洛夫斯基經買賣城至庫倫的雙軌線，更擬延展而南通綏遠，工事正在加緊建築中。外蒙原有四大「隊商路」幹線，不過那是幾千年來自然走出來的，廣狹不等，崎嶇難行，現在已加以修理和重建。各路都以庫倫爲起點，北向至西伯利亞，西向到伊犁，東向南到張家口，東到哈爾哈。

新設的道路主要是有着軍事意義的國道，它們遠通西安，直連上海。

人口雖蘇聯的統計也不完全，大概有八十萬。漢人現在有五六千；蘇俄人在全外蒙有二三萬；在貝加爾、湖東岸建設自治共和國的布利雅特、蒙古人在外蒙的也很多。

據蘇聯人的調查：馬的數目從一百四十萬增至一百六十萬；駱駝從三十萬增至五十萬；牛從一百五十萬增至二百萬；山羊從三百萬增至四百五十萬；羊從一千萬增至一千八百萬；「家畜五年計劃」要使今後三年間激增百分之四十。

因為鑛山的探查不完全和交通不便，「礦業五年計劃」不明。距庫倫三十五千的那賴哈煤礦頗有希望，推定埋藏量三億普得（每普得約十六公斤半），因此五年計劃中煤的年產量，從一萬千增至五萬五千。此外，東部近呼倫貝爾的桑貝子南方十二千有豐富的煤油，科布多地方也有三處煤礦。

金礦自來有名，其他銀鉛，亞鉛，石墨岩鹽等各處均有開採。

工業有製革，木料，煉瓦，機械等，都集中於庫倫，全歸政府支配。其他家庭小工業都歸工業組合統制，不許各自的自由，主要有粗製毛線，皮革，靴鞋，毛皮，製粉等小手工業。

這裏也如蘇聯一樣，以五年計劃努力於提高效率。

輸出及輸入貿易全部經西伯利亞以至蘇聯，據報告輸出輸入均達八千萬圓，實際上統計

極秘密，無從得知，因為依輸出輸入的金額即可推定軍需品的動態。輸出品有家畜，皮革，毛皮，獸骨等；輸入品有穀物，茶，煙，紙，火柴，玻璃，衣服，化粧品，鐵器，機械，汽車，石油，農具等。

庫倫也有兵工廠，但產量不多，所以武器彈藥和飛機也有大量輸入。

「軍事四年計劃」努力於發展電報，電話，郵政事業，尤致力於無線電，最可注意的是庫倫大無線電台的建設。

外蒙並非一個完全是草原和沙漠的「國家」，庫倫北連西伯利亞山系，林產頗多，種類有落葉松，樺，榆，白楊，柳等，年產有十萬公畝。

農業雖為蒙古人所不喜，但在都市附近也栽培小麥，燕麥，裸麥，黍，大麥，年產約二萬噸。但是那樣廣漠的大地，只出這點穀類，當然必須輸入了。因此，外蒙的「自給五年計劃」就利用集體農場制，強制喇嘛，有閑階級和婦女去作業。

四 軍事工作和設備

外蒙的軍事工作中，主要的是一九二四年蘇蒙協定簽定後，蘇聯的鐵路權着着擴大，獲得建築恰克圖——庫倫——滂江雙軌鐵路的權利。新設線有維爾涅烏定斯克至庫倫的九百杆，塞彌巴拉丁斯克至烏里雅蘇台的二千杆都已設計完畢。

汽車路的計劃有庫倫張家口間的一·〇六〇杆；庫倫買賣城間的三七杆；庫倫至烏里雅蘇台——科布多——蘇聯雅孔嘎間二·三八〇杆；庫倫魯倫間七二〇杆；烏里雅蘇台——齊爾烏蘇達——張家口間一·七〇〇杆，此外烏特達里崗崖牧場間的軍用汽車路開通與否不明，但蘇聯的計劃是遠大而切乎實際的，現在正向中國輸送相當多量的武器藥，這些路是未可輕視的。

外蒙水路有塞楞河從國境到厄金果爾河口二九四杆，鄂爾渾河口以上七二杆，蘇聯都得到獨佔的航權。

更重要的是航空路，那有從舊伊爾庫次克經買賣城到庫倫的定期航空；還有從庫倫到塔什干和新疆的航空路。這漸次擴大，要向西安發展。

有線電以庫倫爲中心盡量向四方擴展，全以軍事爲本位。

軍隊的主力集中僞滿邊境附近，在桑貝子和塔木賽克一帶配置七八個師，其他則配置於庫倫及南部內蒙邊境，以三個軍團向這三方面派遣。該三軍團主要是騎兵，此外，步兵從二旅，增到三旅。砲兵增到二團，另加約六千名的特別國民軍和機械化兵團。

飛機從二百架增到三百架，大砲，高射砲，輕重機關槍，戰車，裝甲汽車隊，貨車隊等級級從西伯利亞移入，以備現中國事變的波及。以庫倫爲中心，全力進行軍事工作。庫倫有兩大兵工廠，發電所，化學兵器工廠及無線電台的設備。

第八章 外蒙軍的戰鬥力

一 從一般的軍事建設說到空軍

十餘年來，外蒙在蘇聯幫助下，努力改良政治，埋頭軍事、經濟建設，制定憲法，取締宗教，普及教育，近年來各項建設頗具成績。人口已由革命前的五十萬增至八十一萬以上。關於軍事建設，更是突飛猛進，常備軍已達十八萬五千人，幾完全為近代機械化部隊，各種兵器，為蘇聯新出者，戰鬥力頗強。

空軍技術人員約五千五百人，多係蘇聯航空學校訓練出來的，其技術之高超，較之蘇聯航空人員，可無遜色。

最近，蘇聯真理報，有關於外蒙空軍領袖的一篇文章，裏面說：

「外蒙的空軍領袖夏多蘇隆 (Shadyr Surun) 現在只有二十七歲年紀，可說是全世界最年青的空軍領袖。他不僅是外蒙的空軍司令，也是最高議會的委員之一，並且是外蒙民衆最愛戴的領袖之一。」

航空人員和他們的家屬們，都住在飛機場附近的蒙古式蓬帳裏面，夏多蘇隆和他的家屬也是如此。

在三年以前，據蒙古的舊法律，第一個兒子必定要做喇嘛。這法律現在已經修改過了。新法律規定：第一個兒子必須當兵，第三個兒子才可以出家做喇嘛。

夏多蘇隆共有兄弟五人，他是長子，因此他在年幼的時候，就脫離家庭，被出賣給沒有孩子的人家。他現在不知道他的父親到底是誰，不過他的兩個母親現在却都和他同住在一起。

一九二六年，夏多蘇隆在庫倫做一個蘇聯航空隊隊長的勤務兵，那隊長親自把他訓練起來。一九三二年，他便成爲外蒙的第一個航空員，一九三四年，任訓練隊的隊長。

不久，他就獲得試驗自己飛行能力的機會。一九三六年的三月間，日軍企圖進攻外蒙，夏多

蘇隆駕了戰鬥機，帶着炸彈和機關槍，奉命飛往邊境。

當他向敵人掃射的時候，他的手臂感到小小的震動，但他置之不顧，他仍在離開地面七十呎的高度上，在槍林彈雨之中，一面駕駛，一面掃射。

在第三次低飛時，他已經覺得頭部沉重，袖襟沾着血漬，可是他仍繼續向敵人射擊，完成了任務之後，才以左手駕駛，飛回離開邊境二十哩的後方，安然降落，他已經失去了知覺，立刻送入醫院療治。

夏多蘇隆現在是外蒙的空軍司令了，他積極訓練着飛行員。外蒙剛剛脫離了封建制度的束縛，必須以全力保衛疆土，阻止敵人的侵略。外蒙十二分需要受着嚴格訓練的建兒，這一點，夏多蘇隆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二 騎兵的戰鬥力

民國十三年，外蒙駐俄丹曾對俄人言，外蒙僅有兵額約五萬三千人，但自外蒙革命政府成

立後，即實行徵兵制，一旦動員，可出動戰鬥員三十五萬以上。外蒙人民現時仍多從事畜牧事業，故騎兵的戰鬥力之強，爲世界任何國所不及，在廣泛的平原中作戰，可以發揮極大的威力。

外蒙騎兵是富於威力的，據一個從外蒙回來的記者說，是如下的一種情形：

「外蒙的騎兵，在中原大陸上，一向是有名的輕騎健兒，是勇敢善馳驅在萬里平原中的驍子。」

記者是剛從外蒙回來的；外蒙的地域面積等於東四省的寬廣，人口是有八十萬。但是外蒙的騎兵，每個人都具有哥薩克騎兵一般的強壯。最近十幾年來在蘇聯赤軍影響之下，經過充分的政治訓練，現代軍事騎兵技術的訓練，現代戰術常識的訓練，與現代武器的配備，已經是鍛鍊成爲無堅不摧的鐵騎兵了。記者曾經參加過外蒙的騎兵檢閱，看見外蒙騎兵手提自動步槍，騎在蒙古馬背上，飛躍過兩丈闊的防禦工事。這種神勇的技術，是值得誇耀於世界的。最近五六年來，外蒙的軍備有更大的擴展，機械化的部隊和坦克車，飛機方面的補充，有大量的增加。所以日本帝國主義的企圖對外蒙和蘇聯作戰，不僅怕外蒙的赤衛軍，也許是最怕外蒙的騎兵，因爲外

蒙人是遊牧爲生的，所以外蒙騎兵在作戰時有他特殊的優點：

一、地域熟識。

二、因爲他們從小生在馬背上，騎術從小就養成，所以騎術快。

三、射擊準，能在兩里外飛馬射中敵人。

四、給養簡單，他們帶一隻羊腿在身邊，可以兩三天不須下馬背來找飲食。

五、勇敢好戰的強悍性格，仍保存成吉思汗時代的雄風。所以在八百年以前，成吉思汗時代鐵木真，忽必烈，統帶遊牧幾十萬大軍到東歐，俘虜俄羅斯皇帝，到東普魯士、希臘，當時歐洲人會敬畏爲『黃禍』。現在，外蒙在全面抗戰的感召下，我們相信，英勇的外蒙戰兒，一定會給以殘暴的日寇以意外致命的嚴重打擊。

倘使上面所說的成爲事實（現在是已經成爲事實了——著者）這可以具體地表示出蘇聯和外蒙的互助關係，並無侵略的行爲，同時也可以顯現蘇聯對中華民族解放，所給與的偉大熱情，同時更可以給我們政府當局，對國內民族互助提攜責任上，以重新考慮轉變政策的警

惕。這就是要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則下，互相提攜求解放求生存。

三 民族的優點

外蒙民族的優點，還值得提出的。就是在自治以後，在蘇聯互助下，把外蒙的貴族喇嘛統統打倒了。同時普及教育（蒙古文）廣設工場、開闢交通、鐵道、公路、電訊，一切都已經顯出新興的氣象。尤其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積極地進行其野心大陸政策之下，外蒙能夠自己振作起來，自己強固地防衛着，日本帝國主義關東軍萎靡不振的部隊，是絕不能越過外蒙領土一寸的。

在外蒙的婦女，都參加到軍事、生產各部門里去了。在外蒙的學校、工場里，都有外蒙婦女參加，同時有大批的外蒙青年男女，到莫斯科去留學。到處都可以聽到外蒙青年男女勇敢健壯的歌聲。

在外蒙五分之一的沙漠地帶外，其他多是森林、草原、礦產和湖泊，天氣也不十分冷，過去在滿清愚民政策之下，曾利用喇嘛來麻醉蒙古人的民族意識，消滅蒙古人口，所以把整個優秀的

蒙古民族，減少了十分之九，假使不是外蒙的很早覺悟，那麼用不了百年，蒙古民族就可滅絕於世界之上了。我們希望全民抗戰以後，中央以革命的三民主義的精神，在平等互助的原則下，去幫助蒙古民族的復興，增進東亞民族的團結和真正的和平。』

四 整軍經武的任務

外蒙年來所以埋頭整軍經武者，其主要目的，在防禦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自『一九一八』後，日本帝國主義曾不斷在外蒙邊境尋釁，祇以外蒙邊境兵力雄厚，屢犯不逞，自察綏失陷後，日本帝國主義對於外蒙的威脅更大，尤其是日本在進攻蘇聯之前，勢必進攻外蒙，由庫倫出兵西比利亞的上烏金斯克，中斷蘇聯遠東與歐俄的交通。從這方面看，日本之侵佔華北，一方面是作爲南進的根據，同時也是進攻外蒙與蘇聯西比利亞的準標。所以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中國，同時危及到外蒙與蘇聯故外蒙與蘇聯不僅爲了幫助中國，即爲了保全自己的領土，亦必與中國共同出兵抵抗日本的侵略。

第九章 外蒙軍——抗戰前線的有力的一環

一 外蒙軍與華北軍隊聯合抗日的必然性

日本對亞洲大陸作戰的計劃，一是各個擊破，先從華北着手，進而渡黃河直下華中、華南，待對中國本部的戰事告一結束後，即北向侵蒙，進窺西比利亞。其次是大陸封鎖政策，從綏遠西入阿拉善、額濟拉兩旗，再進而北入蒙古，於弱水流域以西隔斷中蘇關係。自華北戰爭發生以來，各路皆陷於不利的形勢，平綏線的要地，如張家口，早陷敵手，通外蒙的捷徑已被日軍截斷。五原雖為僅次於張家口通外蒙的要道，但是在平綏線的日軍未被驅逐以前，這條交通線隨時都受到威脅。

挽回華北的危局，祇有一面由晉北增兵，將平綏線的敵軍迫向東退，打通外蒙的交通要道，

使外援不至斷絕，更由外蒙出兵察北，南下攻取多倫，與晉北我軍遙相呼應，更可斷絕日軍後路。同時由外蒙東部出兵滿洲里，牽掣偽滿日軍。在外蒙與華北我軍威脅之下，日軍在數千里的戰線上，勢必東退。

二 我們對外蒙的期望

對於蘇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相信不會有什麼困難，蘇聯在遠東駐有雄厚兵力，單獨應付日本已綽綽有餘。況在外蒙與國軍威脅之下，日軍更不敢輕易對蘇聯用兵，目前我們所希望於蘇聯的，祇是盡量在物質上多予外蒙與國軍以充分的接濟。同時，在國際上亦不致引起若何反響，外蒙本為中國領土之一部，目前為保護本國領土而與日本作戰，自有充分的理由。現時趁日軍在華北立足未穩的時候，外蒙應迅速出兵，且時值冬季，日軍不慣在嚴寒的氣候下作戰。正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蒙古出兵了，日本也許不顧一切進犯外蒙，這時候，爲了減少外蒙作戰上的困難，蘇聯必將

根據蘇蒙互助公約，出兵助蒙。這樣一來，日本在中蘇外蒙三方面的圍攻之下，鮮有不敗的。中國正可於此時，將日軍逐出關外，進而收復東北失地，列強所希望的遠東和平，祇有到這個時候才能實現。

有利於我們的這種客觀條件，我們應該盡量去運用，目前不應該再希望國聯或其他的國家來幫助我們。英美法諸國雖然不願意日本完全征服中國，可是決不會對中國有任何極積的援助。從「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我國會不止一次籲請國聯和其他的列強主持正義，制止日本在中國的侵略行爲，但是都置之不理，充其量也不過是一些不關痛癢的譴責而已。這種教訓，我們應該時刻記着，對於不可能的外援，我們再不要有所希望，應該盡力爭取可能的外援或內援。外蒙固然同中國本部一樣的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然而，是否即時出兵援助國軍，依然要看中蘇的外交關係進展到何種程度，而中蘇關係之進展，又須決定於中日是否抗戰到底這一問題，目前華北局勢已到相當緊張的時候，外蒙的出兵，極有重大意義的。

三 外蒙軍到底是出動了嗎？

外蒙軍要出動了！

中國陸軍機關報掃蕩報，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載着下面的消息：

「中央政府已將外蒙劃爲正式戰事區域，一切制度，皆與中國本部其他各戰事區域同。外蒙政府主席，已被任爲蒙古戰事區域總司令，另有一楊將軍者，則被任爲副總司令。外蒙古現既恢復爲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則不久將來，即可參加對日作戰。」

當時外國觀察者，對於該報此項消息，甚爲注意。據一般意見，以爲由最近所傳蘇聯將承認中國在外蒙之主權一點看來，外蒙之參加對日作戰，實爲可能之事，且對於今後戰事進行之決定，亦將佔重要因素。外蒙陸軍向受蘇聯訓練，一切配備，皆與蘇聯陸軍相似，若能參加作戰，則對於苦戰數月，實力減削之華軍，實爲最有價值之助力。

果然，隔不了幾天，外蒙軍佔領百靈廟的消息，又傳了過來。一月十四日，掃蕩報上說：

「自外蒙實行軍事行動以來，日本在天津北平之軍隊，分向滿洲及內蒙邊境遣調，據本日所接甘省蘭州及晉省臨汾之華方消息，外蒙軍隊已佔領察北重鎮，即內蒙德王「自治」政府所在地之百靈廟，據聞日方因外蒙軍隊已在察哈爾積極參戰，已趕調援軍前往，以免在綏遠及晉省前線作戰日軍之後方，爲外蒙軍所擾。」（漢口十四日路透社電）

「今日中央社臨汾電，據自百靈廟回來之某商人稱：目下有外蒙軍隊一萬人駐紮於百靈廟。」（漢口十四日美聯社電）

最近外蒙出兵說，又由中蘇兩國所否認。這究竟是怎樣的呢？

姑不論外蒙是否已經參加了抗日戰線，可是我們得承認其力量確然是很大的，不但「對於苦戰數月實力減削的華軍，實爲最大之助力」；而且我們更相信：華北局勢，在外蒙軍的助戰之中，必然將發生極大的變動；換過來說，將早一些轉危爲安，從敵人手裏奪回我們已失的國土。問題是在於我們怎樣用全力去聯合一切國際力量——外蒙亦不會是例外——來環繞在抗日戰爭的周圍以至圈內來。我們是決不能坐着等到天亮。

第十章 蘇蒙日「滿」的對峙與中國

一 蒙「滿」邊境問題

外蒙雖是中國領土之一部，惟在實際上和蘇聯很接近，無異是蘇聯的保護國。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自從「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強佔「滿洲」成立偽國以來，這兩塊地方，因為蘇日兩國矛盾的尖銳化，就漸漸多事起來了。

蒙「滿」邊境自發生糾紛以來，次數頻繁，不勝枚舉。如民國廿四年一月三日的哈爾哈廟事件，去年六月二十三日的關東軍測量員犬養被捕事件，並且都很嚴重。當時蒙「滿」雙方代表曾在滿洲里開過兩次會議，但是終於因為雙方意見距離太大，無法接近，結果就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正式宣告破裂。這種過去事件，我們姑且暫時擱起不提，祇就滿洲里會議決裂後所發生

的糾紛來說，也已層出不窮。如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的布蘭迪桑事件，民國廿五年一月十五日和十八日的哈拉怒爾湖事件，二月十二日又在布蘭迪桑發生的事件等等，都繼續地在爆發着。每次事件發生以後，據「滿」方所宣傳的，總說蒙兵無故侵入「滿」境。但據塔斯社從庫倫所得的消息，則謂「滿」兵侵入蒙境，并說：有時竟侵入蒙境二十五公里以內。近幾月來，雙方的宣傳戰和抗議書，千篇一例地認對方爲禍首，真相若何，多數國人恐怕都模糊得很。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就是要引起國人對這一與中華民族前途有深切關係的問題的注識和認識。

蒙「滿」衝突的癥結，日「滿」方面常說是由於「國境線」的不明和解決「國境線」意見分歧而起的。不過，這僅是表面掩飾的話罷了，問題的核心，并不如此簡單。我們若引證去年滿洲里開會議的事實來研究，當時重要的議題，雖是以劃清國界爲目標，但是日本用意，想藉滿洲里會議要求「外蒙」和「滿洲」互派代表，設常備機關成立外交關係，託詞爲謀解決雙方日後的一切糾紛，實則想使外蒙和「滿洲」連絡一氣，受日方的控制。但不料日本這種強烈的要求，結果都被「外蒙」毫不客氣的拒絕了。因此滿洲里會議就此中斷，而「國境線」問題，

還是鬧個不清。

在蒙『滿』糾紛愈演愈緊的時候，雙方對於和平解決的工作，還是常在進行着。據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廿二日塔斯社的電報，外蒙對於十二月十九日事件致偽國的抗議文裏，仍向偽國提議：繼續主張在滿洲里會議中建議組織的邊境混合委員會，來解決並防止各種邊境糾紛。同時，據塔斯社電稱，在民國廿五年二月廿一日日本駐蘇聯大使太田訪問蘇聯副外長斯多莫尼科夫討論蘇日『滿』三國代表組織混合委員會，調查邊境衝突事件的談話時，斯氏也曾連帶向太田提及仿照解決蒙『滿』糾紛的辦法，設立一混合委員會，來解決蒙『滿』邊境糾紛。及據三月十六日塔斯社庫倫電訊，『滿』方對於組織蒙『滿』委員會的提議，在原則上已表示接受，並請蒙方將所擬提交該會討論的問題以及會議地點通知『滿』方。對於此項復文，蒙方擬以專門調查二月十二日武裝衝突的一切情形和原因為任務。倘若能夠順利執行，則再來負責調查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內所發生之其他事件和衝突，然後再共同商討方法，防止將來邊境糾紛事件的發生。關於委員會工作地點，蒙方主張在蒙境搭木西克索米及『滿』境之甘

珠爾交互開會。這樣看來，蒙『滿』邊境衝突問題，似乎可以急轉直下，有和平解決的趨向了。但在實現的時候，障礙還是很多。據日方所表示的態度，對於蒙『滿』邊境爭執問題，堅決主張由關係者，直接自行解決，須和蘇『滿』國境問題，分開交涉。但此項提議，蘇聯方面却不願贊同，所以前途，還是滿佈荆棘。試看，最近雙方正在進行和平談判的時候，日『滿』軍還不斷的向蒙境舉行攻擊，據塔斯社電訊所稱，在三月卅日有大批日『滿』軍攻擊距邊境四十五公里的阿得克多倫蒙古邊哨，結果爲蒙軍驅逐退去。在三月三十一日又有數百名日兵乘載重車數十輛，並佐以炮隊、坦克車、裝甲汽車和飛機，又向上述地點邊哨攻擊，並且侵入搭木西克布拉克地方。這一次衝突時間最長，直到四月一日黎明，日『滿』軍始被蒙軍驅出邊境，而告停止。這樣地爭鬥，已等於不宣而戰，和平談判的希望，真是不絕如縷，細微得很了！

二 蘇聯的立場和態度

蒙『滿』邊境糾紛和蘇『滿』邊境糾紛，同爲遠東和平的威脅，不過，蒙『滿』糾紛有比

蘇「滿」糾紛更來得使人注意的地方，那就是蘇聯對於蒙「滿」糾紛所處的態度如何？在日「滿」方面是堅決反對它參加其間的，所以對於蘇聯有時涉及蒙「滿」間事件的時候，會嚴厲的責問過它與外蒙的關係，有什麼法律根據？但是蘇聯究竟怎樣呢？在過去一個期間內，會有許多人非常懷疑，以為照蘇聯過去非法出售中東路這件事情看來，那末，若是日本侵略外蒙而不侵犯蘇聯的國境時，蘇聯祇多暗中協助外蒙，決力避和日本發生正面衝突的；但是也有人以為日本進取外蒙，已密接蘇聯的貝加爾湖，在軍事上就可控制蘇聯西比利亞鐵道，無異扼住蘇聯通太平洋大路的咽喉，使蘇聯在遠東的軍隊，首尾受敵人的攻擊。所以從這一觀點出發，預料蘇聯對於蒙「滿」事件，是決須積極參加的。去年十二月間，外蒙國務院主席肯頓等一行的訪問莫斯科最高當局，當時曾引起一般人興奮的注意，尤以日「滿」當局為然，因此就流行着蘇蒙訂立密約的傳說。然而當時悶葫蘆裏的藥，還不為世人所全知，而蘇聯也始終保持沉默的態度，不吐一字。不過，一切事情的演變，好像火車輪一樣的轉動着，到了相當的時候，自然會有分曉的一天。蓋在蒙「滿」和蘇「滿」邊境糾紛愈趨嚴重的時候，蘇聯到底是不能不表明它的態

度的。當二月廿一日日本大使太田訪問蘇聯外副委員長斯多莫尼科夫之際，斯氏始公然向太田表示蘇聯的立場，謂蘇聯自一九二一年後，即與外蒙保有極友好的國交。此時蘇聯的態度，已由緘默而明顯起來，不數日，在三月一日斯達林氏接見美記者霍華德的談話之間，更作顯明坦白的表示，說：『如果日本敢攻擊外蒙時，蘇聯決定出而幫助。』又說：『日本侵奪庫倫的企圖，蘇聯必須採取積極動作。』這幾句話的宣佈，就給懷疑蘇聯對外蒙的態度者，以一個明確的答案，並且證明蘇聯還要用武力來幫助外蒙呢！現在蘇聯與外蒙之間，又於三月十二日更進一步在庫倫締結議定書，規定『倘若蘇聯領土或蒙古共和國領土，遭受第三國攻擊的威脅時，蘇蒙二國政府共同籌商已發生之情勢，並採取爲保護雙方領土安全所需要的一切步驟。』又『遇有立約者任何一方，受軍事攻擊時，應互相給予一切幫助，其中包括軍事幫助』等重要條文。這個議定書的簽訂，固然是蘇蒙間一種軍事同盟的成立，也就是使三月一日斯達林氏對美記者的談話具體化。到此時，蒙『滿』糾紛的演變已轉入一個新階段，同時蘇日間的關係，由此當更緊張起來。

三 外蒙問題的將來

最近日本的名記者布施勝治君發表了一篇關於日蘇糾紛的文章，他說：「蘇聯對於滿洲是抱着『退而守』的政策，蘇聯對外蒙是抱定『進而守』的方針的。」從這幾句話闡釋起來，蘇聯對於滿蒙的政策，雖然有消極與積極之別，但是它沒有侵略日『滿』的野心，是很昭然的！所以我們對於外蒙問題的將來，其實不僅是外蒙如此，就是整個東亞的和平與弱小民族的命運，都要看弱小的民族有無抗戰到底的決心以及日本今後對外的政策有無變更了。

第十一章 從蘇蒙聯合戰線走向中蘇聯合戰線

一 中國·外蒙·蘇聯——三角關係

進攻蘇聯是日本的義務，然而不是牠單獨的義務——這是帝國主義的共同義務。不可少的，日本要在歐洲方面的反蘇聯戰爭可能同時爆發的條件之下，然後才肯起來分擔牠一分子的義務。然而，這個條件，是不容易完成的，以目下蘇聯的強大，日本即使願意傾覆蘇聯，然而決不敢單獨進攻蘇聯。

反之，併吞中國却是日本的『權利』；而這個權利，牠認為是可能單獨的攘奪的。日本爲要緩和牠的經濟恐慌，爲要緩和和少壯軍人的盲動，最便宜的方法，是一步又一步的向中國侵略。倘使牠捨棄了這便宜買賣不做，而冒了大險去進攻西比利亞，即使勝利了，也依然無補於牠的經

濟恐慌。

因此，依我們的觀察，日本雖然已經向帝國主義國際自告奮勇，以東亞反共的主力軍自任，但是牠刀鋒所指，依然是在中國。牠在排除反日，共同防共的口號之下，便出兵占領中國任何的地點。一九三六年蘇日關係尖銳的對立中，可知又掩飾着許多毒計，雄踞察東要害多倫的李守信（原係熱河卓里木盟土默特右翼旗人，現年四十餘，曾任湯玉麟部營長），打着『驅逐漢人進長城』、『恢復蒙古領土』的旗幟，長驅西指，佔領蒙政府所在的百靈廟地方，後來又南越大青山（陰山），攻取河套。日本自從在甯夏省城和阿拉善旗等重要地點設置特務機關和一切交通網，企圖截斷中蘇間的交通公路，並且在華北發動了大規模的對華侵略戰爭，可見對蘇聯戰備的種種布置，純粹是聲東擊西的戰略。各地活動的漢奸，對此早有相當的默契了。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的爪牙偽滿與駐屯軍不斷的進襲外蒙領土。他們這種暴行，據美國的遠東觀察家的見解，是在估計外蒙抵抗能力的一種試驗。他們藉口清算自從東北建省收併蒙旗以來的界務糾紛，滿想重演九一八狼虎吞豬狗般的拿手好戲，奪取大塊土地，作為外蒙偽滿

間互換使領的示惠條件，完成多年進窺赤勇（Ulan-Bator 庫倫新名）政府改造實力的迷夢。終之，歷年事實上的證明，這顆炸彈更不是他們腸胃所能消化的。

外蒙人口，根據他們正確統計，不過八十五萬的小數目，僅及東北四省人口總數（約三千萬）三十五分之一。面積約有一百二十八萬方公里（除唐努烏梁海十七萬方公里的面積外），然比之大小同等而富可立國的一百二十八萬五千零七十五方公里的東北四省（見廿三年申報年鑑『東北在中國之地位』）殊多遜色。但是外蒙人民民族精神極強，改革進步最猛，決不准日帝國主義稍加輕視。加以三月十二日蘇蒙攻守同盟的協定，更足保障遠東局部一時的安全與和平。我們回憶到民十三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蘇蒙代表曾經向我們偉大革命領導孫中山先生表示過『外蒙準備在中國國民革命成功時回來合作』的誓言。『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我們應該抱有這種偉大的信念來完成我們祖國自由平等的大業！

二 我們幾時才簽訂中蘇互助協定

從外蒙在近十數年來絕未派兵內侵的事實，從外蒙人民生活和文化水準提高的事實，我們可以證明目下的外蒙已經和帝俄時代甘作傀儡的外蒙絕對不同。事實上，外蒙牠已經先我們而取得民族的解放了。帝國主義支配下的殖民地，尤其在經濟總危機的現階段當中的殖民地，是不可能提高人民的生活和文化水準的。從外蒙人民抵抗日僞軍的力量，從牠不會放棄尺寸領土的事實，我們看了更一面是慚愧，一面却很明白，外蒙依然是我們抗日陣線中很有力的一環。如果我們不願意外蒙變為偽滿第二，或者變成東北第二，如果我們不願意外蒙的軍隊和偽滿的軍隊一樣，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驅策之下來攻擊我們，我們便沒有理由不接受外蒙對我的援助。在政府沒有力量捍衛外蒙領土主權的時候，我們對於外蒙當局在平等互助的原則之下接受隣邦善意援助的應變處置，是無可非議的。

我們在這時候，最合理的主張，是從速訂立一個更廣大的中蘇互助協定，去代替以前所訂

的局部的蘇蒙互助協定。我們應該建立一個很堅強的中蘇聯合戰線，再和近東四小國的反侵略陣線連繫起來，造成一個很偉大的民族抗日戰線。

三 中國·外蒙·蘇聯——聯合抗日

從前面看來，我們對於外蒙已有明確的認識。現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國是在蘇聯影響與幫助之下突飛猛進地發展着，這是不成問題的；可是牠和日本宰割下的『滿洲國』截然不同。『滿洲國』是日本一手造成的傀儡，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而外蒙却是站在平等的地位與蘇聯攜手的。在日本宰割下的『滿洲國』是『農業恐慌，農民挺而走險，義勇軍神出鬼沒，起伏無常』，而在蘇聯幫助下的外蒙却是『執政者多為留俄留歐留日的新青年，朝氣勃勃』（見大美晚報）。其相去之遠，可以想見！外蒙有一·五五三·五〇〇千平方（約當全中國五分之一）的面積，有八十四萬人口，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正式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後，到現在不過十年多，而已在大戈壁的沙漠上建立起自由的解放的獨立的有『鞏固基礎』的新國家。

了。

現在的所謂外蒙問題不過是所謂國境問題的一部分。因為日本自佔領滿洲後，不但不斷地向蘇聯邊境侵擾，造成所謂『國境問題』而且同時不斷地向外蒙侵擾，造成所謂『外蒙問題』自二十四年起，日本向外蒙的侵略益加緊迫。一月一日『滿』方軍隊，非法侵入外蒙領土，并開槍擊斃外蒙的兵士，喀爾加廟地方，也為日『滿』軍所佔領；五月三十日『滿』蒙兩方在滿洲里召集會議，談判喀爾加的主權誰屬問題，沒有結果；六月二十三日日本軍官及白俄助手在外蒙境內測量，被蒙軍所捕，四日後即行釋放，但日『滿』方面，竟以哀的美敦書致蒙政府要求允許『滿洲國』派遣軍事代表，永久駐於外蒙及自由旅行與交通的權利，（其目的自然是想派遣間諜分駐全蒙，以便侵略；）十月二日在滿洲里繼續開會，而『滿』方代表團的日本委員，忽於十月九日提出重大要求：請蒙方允許『滿』方代表三名，常駐於外蒙的首都庫倫，巴妥米尼和旦士于三地』（以上均見密勒氏評論報，但外蒙代表并不受日本的恐嚇和威脅，由於日本的強橫到底，會議終於宣告決裂的。）當時蘇聯真理報曾著論痛斥日本，說『滿洲

的日本主人，特別是關東軍當局，對於他們一手造成的邊境糾紛，初無意於順利解決。談判六月以來，日本軍閥屢用其常套的挑釁和詭計，令其半途停止，因此我們不能希望有其他結果。『又說：『日本軍閥大陸政策目的之一，即在侵略蒙古共和國和尚未併入『滿國』的內蒙，這種工作對於日本已不是一種問題，而是目前（不是以後）的實際任務了。這問題如能適當解決，那麼，日帝國主義必能利用蒙古共和國的領土和資源，弓開兩面，向中國和蘇聯進攻。』是的事實已經完全證明了真理報著論的正確。現在，日本併吞內蒙的計劃已差不多完全實現了。『滿』軍已佔領了察北六縣和綏東，德王宣布『自治』，內蒙版圖已改變了顏色。』『目前的任務』是加緊向西（以新疆爲終點）發展，並積極侵略外蒙。外蒙對於日本的侵略也老早『已下決心準備抗敵。』（見大美晚報）但這裏一定有人擔心：萬一外蒙打不過日本時，蘇聯將取怎樣的態度呢？我們知道，外蒙與蘇聯是站在平等的地位，牠們中間也不是有了什麼軍事密約。（對於日本的宣傳，蘇聯早已否認。）所以蘇聯當外蒙受襲擊時，本沒有出兵幫助外蒙的義務；但事實上外蒙與蘇聯有極深的友誼，蘇聯決不願意『已經得到解放的民族再屈服的。』這樣看來，

日本對外蒙進一步的侵略或者對中國的吞併，會受到蘇聯和外蒙聯合的痛擊是很有可能的。

四 粉碎日寇侵略中國和進攻蘇聯的迷夢！

這裏一定又會有人替中國擔心吧！以為日本拿一大強國之力來對付我們，我們的地位不是很危險嗎？這樣的擔心，驟看起來，似乎不是沒有理由；可是若果能夠對於兩方面的力的對比有正確的估計，就知道這樣的擔心決然用不着。

第一、從中國方面看，中國與外蒙聯合時，軍備的力量在數量上當然仍不及日本帝國主義軍備的力量，可是從質的方面說，中國的戰鬥精神，恐怕不是帝國主義所能望其項背；因為被強迫送上屠場的日帝國主義的軍隊，決不是鐵的抗日軍的敵人！

第二、是抗日的中國和革命的外蒙，已得到勤勞大眾的擁護，這種廣大無比的力量是不可侮的；正如莫洛托夫所說：『帝國主義對於大眾行動作消極的估量，將出其不意，成爲一種錯算。』

第三、在大眾的堅決的抵抗下，侵略者是決不會有前途的。鋼鐵般的堡壘，是一定能擊退日

本帝國主義者的進攻的！